

反擊

(「三反」、「五反」小演唱)



東北青年出版社

東北青年出版社

反 擊

(「三反」「五反」小演唱)



耿文專等著

編號：0046

反 擊（「三反」「五反」小演唱）

著 者：耿 文 專 等

出版者：東北青年出版社
（瀋陽市民主路九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新 華 印 刷 廠

1—5,000〔瀋〕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版

目錄

糖衣砲彈（說唱）……………澤 笠……………四

向不法資本家進攻（相聲）……………白 天……………八

青年團員王文淵（鼓詞）……………張子敬……………一三

反 擊（獨幕劇）……………耿文專……………一八

附 錄：

「五反」的櫺窗詩……………汪受善……………四三

後 記……………編 者……………四六

糖衣砲彈

(說唱)

澤
笠

(白)

貪污浪費官僚主義，
趕快坦白趕快檢舉，

(唱)

對黨負責堅決澈底，
資產階級向咱們猛攻，
偷漏國稅破壞咱財政，
行賄送禮來拉攏幹部，
這些狠毒花招先不講，
有一個幹部名叫吳勇，
抗日的時候衝鋒陷陣，
他曾被日寇俘虜過去，

禍黨禍國人民大敵，
放心大膽別有顧慮，
肅清醜惡發揚正氣。
瘋狂的氣勢又毒又兇：
擾亂市場破壞咱金融，
盜公肥己總想把人傾。
且聽我說段貪污案情：
一九三九年參加革命。
爲革命他曾經立下功。
遭受無數次非人苦刑，

鞭打過電他並未屈服，
革命勝利吳勇進了城，
自從作了業務副科長，
自認爲不必繼續艱苦，
奸商看透了他的毛病，
請他聽戲吃飯看電影，
吳勇接受了小的賄賂，
奸商們自謂金錢萬能，
這一天奸商又找吳勇，
吳勇不想收他的手錶，
奸商看他有支派克筆，
卑鄙無恥設法來鑽營，
吳勇的小孩子得了病，
假說他的朋友開醫院，

日寇來軟的他也不聽。
花花世界讓他頭發朦。
享受觀點就開始滋生，
革命勝利就天下太平。
糖衣砲彈就向他直扔，
安排詭計拉他下泥坑。
奸商就抓緊不再放鬆。
溜鬚捧臭處處是逢迎。
送他手錶大衣再拉攏，
奸商就偷放在他兜中。
派克墨水就送給吳勇。
過兩天又送來暖水瓶。
奸商就乘機大顯神通，
抱起小孩就去找醫生，

小孩從醫院裏回家轉，
分明是奸商作的戲法，
吳勇的哥哥有咳嗽病，
把哥哥接到商號去住，
天天買罐頭山珍海味，
奸商的花招害了吳勇，
貪污腐化變成了習性，
轉眼來到一九五〇年，
奸商認爲發財機會到，
套買出國家大批鋼鐵，
逼着吳勇撥出火車皮，
奸商威脅住吳副科長，
吳勇害怕貪污被暴露，
另批奸商抓住這弱點，

一疊鈔票就夾在懷中，
吳勇收下了也沒吱聲。
奸商又乘機陷害吳勇：
吃喝治病奸商們來供，
捧得像自己的親祖宗，
蛻化的吳勇碰上歪風，
投降了奸商忘掉革命。
展開了抗美援朝運動，
又齊向吳勇無恥進攻：
還叫吳勇設法幫運送，
吳勇說困難也是不行，
不給車皮怎也不答應，
祇好調車皮忍氣吞聲。
也逼他賣鐵逼他運送，

若不然他就要去告發，
可恨這蛻化幹部吳勇，
可恥的作了奸商奴僕，
毛主席看的準拿的穩，
吳勇在羣衆壓力底下，
接受的贓款兩千多萬，
他對大家夥沉痛檢討：
國家的損失無法計算，
有一次盜賣國家鋼鐵，
黨這次叫我回頭上岸，
雖說是奸商向我引誘，
我要求上級給我處分，
唱到這塊兒算作一段，
常言道紙裏包不住火，

蛻化的吳勇祇好依從。
叫奸商抓住他的把柄，
讓國家財產損失嚴重。
全國展開反貪污運動，
思想裏引起激烈鬭爭，
前前後後都交代個清。
說自己辱沒黨的光榮，
對不起黨和人民羣衆，
奸商賺了十億還有零，
才讓我思想得到新生，
也是我階級立場不穩，
教育我來也教育羣衆。
貪污分子你可要猛醒。
趕快坦白好跳出陷阱！

向不法資本家進攻（相聲）

白 天

甲：哎——老趙，怎麼好幾天沒見您了呢？

乙：這兩天工作特別緊張。

甲：幹什麼特別緊張？

乙：參加戰鬪。

甲：（不相信）戰鬪？

乙：（點頭）不錯。

甲：啊——（奇怪）你——不是中國人民志願軍，二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不是民兵，你參加什麼戰鬪？

乙：你別看我沒拿槍砲，參加的確是「攻堅戰」哪！

甲：哦！攻堅戰？

乙：對啦，因為我們有了防備，他們的進攻又失敗了，現在躲在碉堡裏不吭氣了。

甲：你說的他們是什麼樣啊？

乙：你聽着（快板）：肚子大，腦袋小，禿頭頂，撇拉腳。當面笑呵呵，暗地下口咬，貪心總不足，多暗也不飽……。你猜猜他是個什麼東西！

甲：噢，你說的是豬吧？

乙：有點像，可比豬又肥又大。

甲：狗熊吧？

乙：有的時候裝狗熊，可比狗熊「道眼」多。

甲：猴子？

乙：比猴子厲害多。

甲：老虎？

乙：這回差不多了，他跟「老虎」「同盟」。

甲：獅子？

乙：大了。

甲：老鼠？

乙：比老鼠有本領。

甲：黃鼠狼子。

乙：比黃鼠狼子還奸。

甲：我猜不着了。

乙：跟你單位打住的「老虎」勾打連環，那個「老虎」給他作奸細。

甲：說了半天還是說的不法資本家呀！

乙：一點不錯。

甲：跟他們戰鬪什麼呢？

乙：我看你是「吃飽飯喝麪湯」。

甲：這話怎麼講呢？

乙：「硬裝糊塗」。現在正是轟轟烈烈地「三反」「五反」運動，難道你還不知道這是一場激烈地階級鬪爭嗎？

甲：「三反」和「五反」我知道，不過我還沒有看成是一場激烈地階級鬭爭。

乙：看起來你對「三反」「五反」運動的認識有些不足啊！資產階級向我們猖狂進攻，我們要打退這種猖狂的進攻，難道這還不是一場激烈地戰鬭嗎！資產階級利用各種卑鄙手段，拉攏機關裏的貪污分子，進行偷稅、漏稅、偷盜國家資財、擾亂國家經濟計劃、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破壞國家經濟建設……。

他們還向咱們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放冷箭。

甲：怎麼？他們膽敢向志願軍放冷箭，這真是忘恩負義，喪盡天良，若沒有志願軍保衛祖國，他們能過得這麼太平嗎？

乙：是啊！你聽着！萬惡的奸商……。

甲：（接着）商？（以下乙每說一句，甲接最後一字）

乙：喪盡天良作非法勾當；當人面講的天理良心；心裏是男盜女娼；猖狂的進攻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正當的營業他不幹；幹的是投機倒把牟取暴利；利用受賄分子盜取經濟情報；抱着糖衣砲彈進攻國家；加工時偷工減料以壞頂好以舊充新；新材料被他們獨吞；吞去了抗美援朝物資害了我們「最

可愛的人」；人民志願軍狠狠的打擊美帝；帝國主義強盜往南直跑；跑了敵人英雄們就追；追擊戰正趕上下大雪；雪地冰天；天寒地裂；裂口膠鞋開膠不抗穿；穿了不久幫底就分家；加深了志願軍追敵的困難；難不倒的英雄們穿着破鞋挨凍；凍壞了腳還繼續追趕美國強盜；盜竊人民財物的奸商却在享用羊羔美酒；酒足飯飽；飽暖的奸商就腐化荒淫；陰險毒辣的好商又賣假藥、毒棉殺害我們的同志；志願軍負傷不下火綫繼續堅持；持槍的美國強盜殺害不了他；他反叫背後放冷箭的奸商射傷；傷輕的有的變重；傷重的成了殘廢人。人民絕不容忍奸商這種破壞抗美援朝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無恥行為。

甲：（激憤的）爲了掃清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要勇猛地向不法資本家進攻，攻堅戰戰到最後勝利爲止。

乙：只有站穩立場，分清敵我。

甲：我，我也要參加戰鬥，鬭爭到底。

青年團員王文淵（鼓詞）

張子敬
張文敬

（唱）說的是：青年店員王文淵，

自從全國搞「五反」，

只因爲，掌櫃是他的舅，

他的舅作些犯法的事，

前幾天，他勸他舅去認罪，

他心裏想：要檢舉怕傷情面，

到底是，檢舉好呢？不檢舉好？

他又想：論私情他是我的舅，

但是他把國家建設來摧殘，

檢舉！檢舉！一定檢舉！

思想進步是青年團員。

他的心如同滾油煎。

他給舅父當店員。

他一件一件記的全。

那知道，「嘴抹石灰」是白談。

不檢舉，自己那配稱團員。

這問題，思想鬭爭兩三天。

我和他把個親戚沾；

我不能因爲私情就不管。

我要到店員工會談一番。

王文淵意志堅定正要走，

兩撇鬍子三角眼，

他投機倒把好事，

偷漏國稅拉攏幹部，

他開的是個五金店，

這一次，全國熱烈搞「五反」，

早拿就任憑外邊風浪險，

他不料，自己的外甥要作底綫，

他一邊走着一邊罵，

「那輩子和妳結下仇和恨，

劉寶珊正發啞叭恨，

你看他未曾開口奸臣笑，

妳叫我，到工商聯裏說實話，

這一點妳不想，

從那邊，來了他舅劉寶珊。

爲人狡猾鬼計多端，

又善造假賬把稅瞞，

法兒使的真是新鮮，

暴利欺詐樣樣全。

可是他，把「五反」沒曾放在心裏邊。

姜子牙仍然穩坐釣魚船。

真使他熱身子掉在冷水潭。

暗把文淵罵一番：

今天存心要害咱。」

一抬頭來在文淵面前，

叫聲外甥聽心間，

爲舅我丟臉你也不好看，

也爲咱在一起住了十幾年。

再說這些事都是咱們秘密幹，
我勸你千萬別上人家的當，
你看他忙向腰間摸一把，
叫外甥，這是人民幣五百萬，
王文淵搖手連說我不要，
你盜竊了國家多少資財，
自動坦白重罪減輕，輕罪免罰；

咱不說，外人要知道難上難。
我有吃決不叫你有困難。
一捆鈔票拿手間；
你拿去暫作零花錢。
我文淵不花不義的錢，
向國家坦白認錯理當然。
要是被人檢舉出來，政府就加重治罪
嚴格的法辦。

過去我曾幫你把壞事幹，
我的錯誤我坦白，
你自己認爲作弊作的妙，
我勸你快快去坦白，
到這時候你還來這一手，
王文淵說罷就想往外走，
那是因爲我一時糊塗受了欺騙，
也要把你檢舉不怠慢。
豈不知，城牆雖厚還透風寒。
再不要千方百計耍手段。
真瞎了你那雙老賊眼。
哭啼啼從外邊進來一老年，

手指着文淵一聲罵：

八歲上死了你的父，

少吃缺穿無法過，

十幾年，你的舅那點對不起你，

你要是我兒就聽我的話，

你要是一心把你舅告，

哭了聲丈夫你死的早，

你看她說黃道黑哭一陣，

王文淵心中剛一軟，

我本是工人階級一分子，

難道說爲了母親的幾滴淚，

這一點考驗受不住，

他想到這裏更堅定，

是個中國人都該愛國家，

「無良心的東西聽我言，

撇下咱娘倆多可憐，

才領你，到舅父家中把身安。

你存心害他爲那般？

和你商量怎麼過這一關。

我馬上碰死在你眼前，

撇下我叫我受熬煎。」

唾沫吐了一大攤。

忽想起黨，又想起團。

又是一個青年團員，

把我的革命立場喪失完！

談什麼還算個革命青年。

他說道：娘呀，妳哭哭啼啼爲那般？

何況我是個工人、青年團員。